



## 人生感悟

父亲从无说教,但他弯腰插秧时脊背弓成“彩虹”,面对难题时始终挺立脊梁,这都已在心底刻下最深的印记——待人需真诚,处世应善良。

## 流年碎影

枸杞的叶子浓绿,每片叶子下面,都挂着四五只卵形火红的枸杞果,一根枝条上,上绿下红,特别好看。

## 心香一瓣

这霜降后的红枫,看一眼,就把秋天的暖,都装进了心里。

## 霜染枫红

肖兵

霜降过后,小区外不远处公园里的枫树像是被谁悄悄点了火。前几日还掺着些黄绿的叶子,经过夜霜的浸礼,竟一夜之间红透了枝丫——不是那种灼眼的红,是浸了蜜似的、暖融融的红,像被秋阳晒透的柿子皮,又像外婆藏在箱底的旧绸缎,裹着一层淡淡的霜气,看着就软乎乎的。

晨雾还没散,枫叶上沾着细小的露珠,风一吹,露珠滚下来,落在草上,“嗒”一声轻响。我蹲下来摸一片枫叶,指尖触到叶脉时,还带着霜后的微凉,可那红却像有温度似的,顺着指尖往心里漫。正看得入神,就见邻居张老师走过来,弯腰捡着落在地上的枫叶,一片一片,都要选那种红得匀、叶边完整的。“这叶子好,压平了夹在书里,明年翻书时还能看见今年的秋。”张老师今年七十多岁了,轻轻地捏着枫叶,像是怕碰碎了这秋天的念想。

小时候,外婆也总在霜降后带我去公园里捡枫叶。那时候枫树还没这么粗,我踮着脚才能够到最低的枝丫,外婆举着我,让我摘最红的那片。回家后,我们把枫叶夹在《唐诗三百首》里,书页间很快就染上了淡淡的枫香。后来我去外地读书,每年霜降,外婆还会继续捡些枫叶,打电话跟我说:“家里的枫叶又红了,我捡了一些,等你回来!”如今倒成了我陪她来捡枫叶,只是她的脚步慢了些,捡几片就要歇一歇,可眼里的光还和当年一样亮。

日头慢慢升高,雾散了,枫叶的红更显透亮。几个孩子背着书包跑过,看见地上的枫叶,忍不住停下来,把枫叶放在路边的小河里。河水慢慢流,载着红枫小船往前漂,孩子们追着跑,笑声落了一地。有路过的阿姨拿起手机拍照,说:“每年就等这霜降后的枫叶,比春天的花还让人盼。”是啊,春天的花是热闹的,可霜降后的枫叶,是沉淀了一整年的温柔——它熬过了春的雨、夏的晒,直到霜来,才肯把积攒的颜色全亮出来,不慌不忙,却足够动人。

傍晚再看那片枫树林,夕阳把枫叶染成了金红色,碎叶落在地上,像撒了一地的星光。我把捡来的枫叶铺在阳台上,准备晒干做书签。风从窗外吹进来,带着枫香,也带着霜降后的清冽,我忽然觉得,这霜降后的红枫,哪里只是秋天的风景?它是外婆藏在时光里的牵挂,是孩子们眼里的欢喜,是每个寻常日子里,悄悄冒出来的暖。

原来霜不是冷的,它是枫的化妆师,把最温柔的红给了秋;原来枫叶的红也不是寂寞的,它藏着日子里的细碎美好,等着我们弯腰去捡,等着我们记在心里。这霜降后的红枫,看一眼,就把秋天的暖,都装进了心里。

## 父亲的肩膀

陈亚红

今夜月色如水,父亲那慈祥而坚毅的面容,又一次悄然潜入我的梦境。

童年的记忆里,父亲的肩膀仿佛蕴藏着无穷的力量。家里家外,一切沉重的物事,最终都稳稳地落于其上。他挑起两大桶水,扁担被压得“吱呀”作响,似在吟唱一首疲惫的歌,他的脚步却沉稳如山,桶中水波不惊,一路安然漾入灶间的水缸。他推着独轮车运送粮草,挎在肩膀上的背带深深勒入肌肤,压得他脖颈微微向前倾,脊背却始终挺得笔直,一步一脚印,将整个秋天的丰饶从田垄挪回场院。扬场、碾滚、收稻、背柴……田间的力气活,他没有一样不精熟。

这担当,并不仅限于我们小家。父亲是我们村整整十七年的“当家人”。我至今记得,深夜里他披衣出门,那宽厚的背影融入夜幕,是去调解邻里纠纷;雨幕中,他扛起铁锹冲向河堤,被雨水浸透的肩膀在微光下泛着清冷的水色,只为堵住可能溃决的堤口。他的肩膀上,一头挑着我们小家的冷暖,另一头,则担着全村百姓的衣食悲欢。我从乡亲们那一声声亲切的“老书记”里,从他们提及父亲时眼中流露的真挚里,读懂了他肩头的另一种分量。

父亲从村上办公归来,我常喜欢翻开他的公文包,好奇地检视从乡里带回的书籍和村里的账目。即便看不懂,也会装模作样地揣摩一番。如今想来,我喜好阅读的习惯,大抵便是那时埋下的种子。

在家中,父亲亦是操持家务的好手。揉面蒸馍、包饺子、捕鱼捞虾,乃至闲时劈柴磨刀,他将家里家外收拾得井井有条。即便是削一只梨,在他手中也显得格外娴熟——小刀轻轻旋绕,梨皮便如匀称的丝带悠悠垂落,自始至终不曾断裂,仿佛诉说着一个圆满的故事。父亲做的饭菜尤其香,那土灶锅巴,嚼在嘴里又韧又脆,满口焦香。直至今日,我仍偏爱菜饭锅巴,大概是贪恋那份家人围坐锅旁的温馨,是对父爱无声的惦念。

最后一次清晰地触摸父亲的肩膀,是在他病重卧床之时。他侧身睡着,病痛将他折磨得瘦骨嶙峋。那曾经挑起生活重担的肩膀,薄薄地贴在床单上,宛如冬日里一片凋零的槐叶。我为他擦拭身体,手掌抚过,能清晰地感知到肩胛的轮廓,坚硬,却又无比脆弱。皮肤松弛,带着老人特有的凉意,上面布满岁月犁开的深深皱纹。那一刻,心中涌起一阵酸楚的绞痛。父亲的肩膀,就这样日复一日、无言地承担了一切,直到像一支快燃尽的蜡烛,火光渐微,连那最后一滴温热的烛泪,也即将凝固。

父亲的肩膀,是一部无字的书。我渐渐明白,父亲予我最宝贵的,并非那些可见的气力,而是自这肩膀无形中流淌下来的一种精神。它教会我,真正的力量不在于能举起多重,而在于能承受多久;它告诉我,男人的担当,是即便双肩磨破,也要将承诺扛到终点。父亲从无说教,但他弯腰插秧时脊背弓成“彩虹”,面对难题时始终挺立脊梁,这都已在心底刻下最深的印记——待人需真诚,处世应善良。

窗外的夜色愈发浓重。我抬头望向无垠的夜空,星子疏朗,却有两颗靠得极近,正散发着温和而坚定的光芒。我想,那定是父母在天上重逢了。我这一生,怕是再也走不出父亲那副宽厚肩膀投下的影子了,它为我撑起了一片永恒的精神天空。如今我行走于人生风雨中,每当感到疲惫不堪时,肩头总会微微一沉,仿佛有一股沉默而温厚的力量,正从那辽远的过往,缓缓地、无比坚定地,渡了过来,支撑我继续前行。

陈国江

## 霜降时节枸杞红

霜降时节,枸杞红了。

几十年前,在我老家东台,枸杞特别多。路边、河坡、渠旁、堤坝上,随处可见。每年霜降之后,枸杞便如尖椒一样熟透了,也红透了。枸杞树长长的枝条,果实软软的,从几十厘米高的主杆垂挂下来,如弯弓,枝梢都快够到地面了。枸杞的叶子浓绿,每片叶子下面,都挂着四五只卵形火红的枸杞果,一根枝条上,上绿下红,特别好看。

那时,人们想挣“活钱”是非常难的。我和家兄想办法采药材卖,因为卖药材是不受限制的。我们卖过鸡内金、甲鱼壳、蝉壳、金银花藤、半夏果等,然而,卖得最多的,还是枸杞。县药材公司,是我们光顾最多的地方。

枸杞红了的时候,我和家兄一起,把枸杞抹下来,摊在匾子里晒,晒干后,便去药材公司卖。后来附近的枸杞都被我们采完了,我们便沿着东蹲公路,一路向东,过新曹农场,再往东,在公路两边的沟旁,东台河堤上,那真是遍地枸杞,一片火红。因为没有别的人采摘,也许人们不知道药材公司收购,所以,每年枸杞红了的时候,我和家兄都会骑自行车,带上两只大布袋,一次能采摘百十斤,晒干后有二十多斤上等成品,一年枸杞可以卖几十元,在那个年代,是笔不小的收入。

听说枸杞能卖钱,村子里和我差不多大的伙伴们立刻行动起来,每天天一亮,十几人结伙向东出发,每人每天都能采摘几十乃至上百斤。一时间,村子里几乎家家门前晒枸杞。只是有些伙伴把那些黄的、青的都采回来,结果晒出来的品质太差,药材公司不收。

采摘的枸杞不能太熟,因为袋子里装得太多,会压破枸杞。刚刚红而带点硬的最佳。采摘时都是带梗的,晒干后要把梗揉搓掉,再扬干净。

那时我们只知道枸杞是一味中药,那是病人才吃的东西,没病的人不会吃,却不知道没病的人也能吃。

如今人们的生活条件好了,养生成为一种追求,枸杞成了不二选择。不少人的水杯里,总会泡着几粒红红的枸杞,当然还有西洋参片等。有些人喂鸡汤,会放些枸杞,做甜菜也少不了枸杞,既点缀颜色,也有营养。如今的药店里,常年不缺枸杞,随时都可以买到。

据说枸杞原生于中国中北部。但枸杞耐盐碱、耐干旱却是真的。我们东台堤东地区,是典型的盐碱沙质土壤,最适合枸杞的生长。那时枸杞到处都有,也就在情理之中了。

只可惜,如今在我的故乡,在那条从前尘土飞扬的东蹲公路两旁,东台河边,难寻一棵枸杞。霜降枸杞红的情景,只留在记忆的深处了。

